

本足
王陽明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陽明文集目錄

卷一 序記說（原卷七文錄四）

別三子序（丁卯）	一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二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二
贈王堯卿序（辛未）	三
別張常甫序（辛未）	三
別湛甘泉序（壬申）	四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五
別王純甫序（辛未）	五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六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七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八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八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九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一〇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一〇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一一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一二
別梁日孚序（戊寅）	一二
大學古本序（戊寅）	一四
禮記纂言序（庚辰）	一四
象山文集序（庚辰）	一五
觀德亭記（戊寅）	一六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一七
從吾道人記（乙酉）	一八
親民堂記（乙酉）	一〇
萬松書院記（乙酉）	二一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二三
重修山陰縣學記（乙酉）	二四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二六
示弟立志說（乙亥）	二六

約齋說（甲戌）	二八
見齋說（乙亥）	二八
矯亭說（乙亥）	二九
謹齋說（乙亥）	三〇
夜氣說（乙亥）	三〇
修道說（戊寅）	三一
自得齋說（甲申）	三一
博約說（乙酉）	三二
惜陰說（丙戌）	三三

卷二 序（原卷二十二外集四）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三三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三四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三五
氣候圖序（戊辰）	三六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三七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三八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三九

五經臆說序（戊辰）	四〇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四一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四一
壽湯雲谷序（甲戌）文	四二
文山別集序（甲戌）	四三
金壇縣志序（乙亥）	四四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四五
送聞人邦允序	四六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四六

卷三 記（原卷二十三外集五）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四七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四九
平山書院記（癸亥）	四九
何陋軒記（戊辰）	五〇
君子亭記（戊辰）	五一
遠俗亭記（戊辰）	五二
象祠記（戊辰）	五二

臥馬塚記（戊辰）	五三
賓陽堂記（戊辰）	五四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五四
玩易窩記（戊辰）	五五
東林書院記（癸酉）	五六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五七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	五八
時雨堂記（丁丑）	五九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六〇
滌河說（乙酉）	六一
卷四 說雜著（原卷二十五外集六）	
白說半貞夫說（乙亥）	六一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六二
南園說（丙戌）	六三
悔齋說（癸酉）	六四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	六四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六五

龍場生問答（戊辰）	六六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六七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六九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六九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七〇
諭俗四條（丁丑）	七〇
題遙祝圖（戊寅）	七〇
書諸陽伯卷（戊寅）	七一
書陳世傑卷（庚辰）	七一
論泰和楊茂	七二
書樂惠卷（庚辰）	七二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	七三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七四
書徐汝佩卷（癸未）	七四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七五
爲善最樂文（丁亥）	七六
客座私祝（丁亥）	七七
卷五 雜著（原卷八文錄五）	

王陽明文集 目錄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七七
書石川卷（甲戌）	七八
與傅生鳳（甲戌）	七八
書王天宇卷（甲戌）	七九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七九
書孟源卷（乙亥）	八〇
書楊思元（乙亥）	八〇
書玄默卷（乙亥）	八一
書顧維賢卷（辛巳）	八一
壁帖（壬午）	八二
書王一爲卷（癸未）	八三
書朱守諧卷（甲申）	八三
書諸陽卷（甲申）	八三
書張思欽卷（乙酉）	八四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八五
書朱守乾卷（乙酉）	八五
書正憲扇（乙酉）	八六
書魏師孟卷（乙酉）	八六

四

書朱子禮卷（甲申）	八七
書林司訓卷（丙戌）	八七
書黃夢星卷（丁亥）	八八
卷六 雜著（原卷二十六續編一）	
大學問	八九
教條示龍場諸生	九三
立志	九四
勤學	九四
改過	九四
責善	九五
五經億說十三條	九五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一〇〇
家書墨跡四首	一〇一
一與克彰太叔	一〇一
二與徐仲仁	一〇二
三上海日翁書	一〇二
四嶺南寄正憲男	一〇三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一〇四
又與克彰太叔	一〇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一〇六
又	一〇八
卷七 雜著（原卷二十八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一〇九
乞恩表揚先德疏	一一一
辭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一二二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一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一五
書汪進之卷	一五
書趙孟立卷	一五
書李白騎鯨	一六
書三酸	一六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一六
春郊賦別引	一七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一七

廬陵縣公移	一二〇
教場石碑	一二二
銘一首	一二二
箴一首	一二三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一二三
劉子青墓表	一二四
祭劉仁徵主事	一二四
祭陳判官文	一二五
祭張廣溪司徒	一二五

卷八 雜著（原卷二十九續編四）

鴻泥集序	一二六
澹然子序（有詩）	一二七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一二七
對菊聯句序	一二八
東曹倡和詩序	一二九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一二九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一三〇

性天卷詩序	一三一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一三二
送駱溫貞潮州太守序	一三三
高平縣志序	一三四
送李柳州序	一三五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一三六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一三七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一三八
送紹興佟太守序	一三九
送張候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一四〇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一四〇
提牢廳壁題名記	一四一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一四二
黃樓夜濤賦	一四三
來雨山雪圖賦	一四四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一四五
雪窗閒臥	一四五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一四五

春晴散步	一四六
又	一四六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一四六
又	一四六
次張體仁聯句韻	一四六
又次張體仁聯句韻二首	一四七
題郭詡濂溪園	一四七
西湖醉中謾書	一四七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一四七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子鬢果見一	一四八
絲子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一四八
遊泰山	一四八
雪巖次蘇穎濱韻	一四八
試諸生有作	一四八
再試諸生	一四八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一四九
再試諸生用唐韻	一四九
次韻陸文順僉憲	一四九

太子橋……………	一四九
與胡少參小集……………	一五〇
再用前韻賦鸚鵡……………	一五〇
送客過二橋……………	一五〇
復用杜韻一首……………	一五〇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 後期小詩寫懷……………	一五〇
待諸友不至……………	一五一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 唐韻……………	一五一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一五一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一五二
贈陳宗魯……………	一五二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一五二
題施總兵所翕龍……………	一五二
卷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碑	
贊 歲 祭文(原卷二十五外集七)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一五三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徐昌國墓誌(辛未)……………	一五五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一五七
文橋菴墓誌(乙亥)……………	一五八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一五九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 子)……………	一五九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一六〇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一六二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一六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一六四
程守夫墓碑(甲申)……………	一六五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一六五
平茶寮碑(丁丑)……………	一六八
平剡頭碑(丁丑)……………	一六八
田州立碑(丙戌)……………	一六八

王陽明文集 目錄

田州石刻	一六九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一六九
三箴	一七〇
南鎮禱雨文（癸亥）	一七〇
瘞旅文（戊辰）	一七一
祭鄭朝朔文（甲戌）	一七二
祭喇頭山神文（戊寅）	一七三
祭徐曰仁文（戊寅）	一七四
祭孫中丞文（巳卯）	一七五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一七五
祭文相文	一七五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一七六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甲申）	一七六
祭朱守忠文（甲申）	一七七
祭洪襄惠公文	一七八
祭楊仕鳴文（丙戌）	一七八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一七九
祭吳東湖文（丁亥）	一八〇

八

附 山東鄉試錄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一八〇
祭軍牙六縣之神文（戊子）	一八一
祭南海文（戊子）	一八一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一八二

王陽明文集

卷一 序記說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適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得蘇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姪，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澹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

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淩而淩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淩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

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一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爲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解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埴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之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治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疫之餘，求諸孔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

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蕺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旣其臭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旣其臭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諗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旣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旣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端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